

外 婆

欧阳明勇

等待

陈治仲

外婆身材瘦小，还有一双小脚，走起路来，风一吹，仿佛就要飘起来。

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外婆就很老了。印象中，外婆说话总是细声细语，但讲起话来口齿清楚，条理清晰。听村里人说，外婆在村里也是强悍的人。她有次在山上砍柴被蛇咬了，自己绑了胳膊，放了血，还背着一捆柴走下山来；曾经因为有人欺负智障的舅舅，外婆跺脚在村口骂了一天一夜，直到有人站出来赔礼道歉。

外婆父母去世得早，她到外公家做童养媳时还不到十四岁。外公的父母也去世得早，成家全靠叔叔一手作主。外婆生了七个儿女，最小的儿子有些智障。外婆五十多岁的时候，外公就去世了。外婆在生活的波折里，小小的身体练就了一副强大的内心。

我从小胆子小，身子弱。有次上学，有个大我一点的学生故意拿钱纸灰说是死人的灵魂附在上面，一把撒在我面前，吓得我当时就惨白了脸。回家后我就发烧说胡话，一天滴水未进。当地赤脚医生看了也没办法。母亲很着急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
摇摇摇,捡柴烧;捡得哪个烧?捡得外婆烧。外婆烧不燃,逮住我打十拳。十拳有打到,打到外婆咯脚趾佬。

——《湘南童谣一则》

外婆听说了，来到我家里。她看了看我，说：“不要紧，这孩子是丢了魂。我喊一下就好了。”

外婆拿一个鸡蛋，放在我睡觉的枕头下，然后把房门四下打开。她站到大门口，手握钱纸香烛，望着村头的大路，大喊：“舅伢子哎，回来哟——”

母亲在屋里答道：“回来了啰！”

这样喊了三遍以后，就地烧化了钱纸香烛。然后把鸡蛋用水煮熟。如果鸡蛋黄变青了，就说明奏效了。接着让我吃了鸡蛋。不知为什么，吃了这个鸡蛋，我出了一身大汗，竟然好了。

外婆看我好了后，便笑吟吟地回家了。我看着她挺着瘦小的身材，轻盈地迈着小脚，往回走去。

外婆是仁者高寿，快九十岁了，经常步行五里，从宜河上游到下游的我家，步伐轻快，一点也不显累。递一个苹果，她也能咬得咔嚓脆。

外婆九十二岁去世，走得很安详。像有一阵风，把她吹得飘了起来。

旅途
倒映着过往
有晚点的无奈
也有那缘起的
莫名的精彩

列车
犹如人生
一站一站,飞快地
追逐着车轮
奔向各自的站台

车站的那头
是梦想与未来
车站的这头
是家和黄色的丝带

山水行 雨中造访江山村

谢芳芳

喜欢一个地方总是有原因的。早几年，本地摄影师在江山村拍摄了大量的风景照，只是没有做美篇大量地转发。现在，这个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山村以一种原生态纯真的模样进入人们的视线里，朋友圈一发，妥妥抢人眼球。我的心也为之一动，忍不住想去那里看一看。

那是石头垒起的房子，那是石头铺就的阶梯，隐含一些古意。我心中莫名一喜，冥冥之中，山清水秀的宝地传出了呼唤声，一声声，那样的亲切，那样的深情。

我站在一座小山坡上，只见四周烟雨蒙蒙。对面山头，不知是谁家的祖屋，掩映在翠竹之间。一条青色页岩铺就的石板路蜿蜒向上，路旁是伸着光秃秃枝干在空中惬意摇曳的板栗树，一地橙黄的树叶和板栗球。石板被雨水冲洗后，润泽、清新，偶有几片黄灿灿的叶子飘落下来，静静地写在石板上，留下这样的点缀。石板路两边是几栋黄黄的抖墙屋，随地势建造。山雾不时飘过来，坡上寒烟翠。烟是山里人家的炊烟，也是山岚出岫，飘过石板路，飘过百年的老屋，栖落翠竹，给翠竹披上曼妙的轻纱，袅袅娜娜随意围住了村落。被雨水清洗过的每一片叶子，绿油油的，毫无冬日的萧瑟。屋上的黑瓦一片片努力地躺在黄色墙的屋顶，一百多年了，为这些抖墙屋挡避风雨，为在这里生养繁衍的人们避风挡雨。

沿着干净的石板向上，大概五十多级，就走进了一百多年前的时光。一栋老屋现在住了两户人家，一个住东头，一个住西头，中间是公用的厅屋。屋内光线自然昏暗，山林寂静，自有空灵，人生喧嚣，自是寂寞。回到这里，我的眼睛似乎更明亮了，可以找到更多喜欢的事物。哪怕是昏暗屋厅内横梁上悬挂的大小竹筛，感觉也是极美的。

抖墙基脚是由页岩一块块垒成的，少不了岁月的打磨，光滑透亮。屋内的地板是凹凸不平的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
编织簸箕的大爷大娘还在不停地劳作。“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”，老人们一年一年淡淡然守护这片青山绿水，脸上不见岁月留下的衰老痕迹。他们盛情拿出自家的板栗、水果、热茶上来了。

坐在红漆的四方桌旁，一句话都是多余的。倒是对面残损的青砖墙告诉我们：当年的吴家湾一定比这些抖墙屋更气派。但如今，青砖上爬满了常青藤。藤在无人的境地就是这堵墙的主宰，藤尽情地挥洒一世的柔情，春去秋来，毫无顾忌，只为倾全力缠绕这些古墙，用藤蔓的美学价值观装饰这些裸露的一砖一瓦。

一百多年来，墙是遮风挡雨的存在，青砖更是当时财富的象征，这些青砖墙成为摄影师拍摄的背景墙，一袭青纱长裙女子在此处婷婷。摄影师不停地咔嚓，处处都有了构图的价值。只是那棵

一百多年前的银杏树挺立在风雨中，冬日飘洒一地的黄金叶，诉说这一百多年来孤独寂寞，也在期待人们的到来。

一百多年前的桂花树还在。桂花在这个乡村芬芳一个多世纪了，空中早已蕴含了这些芳香的小分子。雨滴落，香气在雨中蔓延，你只要深吸一口，心悠悠地美好起来了。

一百多年前的苦槠树也在，只是再没有人采摘树上果实做豆腐吃了。苦槠果实白白地浪费了，一地的栗色的果实，多少被鸟儿吃了，被老鼠吃了，老牛吃了，有的慢慢融进土地，默守季节的轮回，期待来年，也长成一株守护江山村的树。

江山村随便一棵树，一堵墙，一栋屋子，一块石板，都镌刻了日月山林的影子，统统盎然着古意，仿佛喃喃在说：岁月是静止的，岁月是需要守候的，岁月是用来等待的。

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往右走，过木板桥，溪边两岸也是被水冲洗的圆润的页岩，页岩上有泥土，生长了草莓。虽是冬日，红红的草莓在雨中招摇。小溪往上，石板路向山林深处探寻，一路上鲜艳的草莓。随手采摘几颗，含在口中，酸甜，口水直流。红色点缀着清溪岸，不时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。溪对面，长有芭蕉，大大的叶片依然翠绿，雨打芭蕉，鸟声清脆，衬托山林的寂寥。竹林深处有人家吗？我放轻脚步，听到了自己呼吸的声音，放慢脚步，可以更多地看到山林不同的颜色。枫树叶子很快就会红透了，像个孩子数着石级，一步一步，一共九百九十九级，到达山顶。

下山，一路随意，空气新鲜，已有了春的气息。不久就到达将军庙。这座庙是明朝总兵颜朝尧建的。颜朝尧是莫井人，据说当时在边塞陕甘当总兵，有一次被劲敌团团围困，陷入危险，百思不得解围之法。深夜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杨广将军在梦里告诉他如何布兵摆阵。醒来后，他立刻按杨广将军在梦中的一切布阵，天明激战，一直打到深夜，他打赢了。为了感谢杨广将军的恩德，他在战场建造了将军庙。后来，他回到老家莫井，也建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将军庙。将军庙几个世纪以来香火旺，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，虔诚祭拜。

沿着小溪往左，大概五里路，有一瀑布，从暗黄的有些衰荣的杂草中汩汩流出来。瀑布很小，要听到水声，才知道那是瀑布。瀑布下有一石潭，翠竹高到丈许两丈，翠竹下面有几棵矮一点的古老的樟树。翻红的桤木树紧紧环绕石潭，蓝天白云在翠竹之外徘徊。水清澈，石上布满青苔，有些滑，稍不留意，整个人就可能滑入潭中。

游玩回到山村酒家，红红的木炭火烧得旺旺的，热气腾腾的板栗已经蒸好上桌了。我突然想起方才那潭中有几条小鱼自由自在游戏，好一个无视我们的到来！

伯父是我们村党支部书记，最近有点愁眉苦脸。刚好我在老家考驾驶证，看到他愁眉不展，心中颇感诧异：伯父一直是乐天派，这是怎么了？伯父告诉我，上面给了村里十个低保指标，现在却不知道该落实到谁？要是没发放下去，那可是没完成任务。

我一听，乐了：“伯父，您还担心钱没人要吗？”

伯父神秘地一笑：“这个任务交给你如何？你要是把十个低保名额送出去了，伯父打心底里感谢你。”

“行，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”我骑着摩托车出了门。

在路上，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候大家都还很穷，村里来了十个低保指标，多少人眼巴巴地盼着补贴能落到自己头上。听说当年为了争吃低保，还有不少人伤了和气。现在这白花花钞票没人要了？我才不信！该给谁呢？我想起了班爷。班爷家很穷，儿子以前搞工地摔断了一条腿。我来到班爷家，曾经的土坯房已经换成了漂亮的两层小别墅。班爷看到我，请我到家里坐。我说明来意。班爷笑了笑：“走，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。”

我不知道班爷葫芦里卖什么药，只好跟着他走。走出三百米，那是一个大型养猪场。一个中年汉子正瘸着腿指挥着几个工人干活。那个瘸腿中年汉子不正是班爷的儿子吗？班爷笑着告诉我：“以前家里确实穷，孩子腿脚坏了之后，没法出去打工了，他就学习了养殖技术。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，我们申请了无息贷款，每年养500头猪。这才三年时间，不仅还完了贷款，还建起了楼房。你说这个低保我能要吗？”

从班爷家出来，我又往书爷家而去。书爷有三个儿子，只是能力欠缺，家里一直很穷。还没到书爷家里，我就看到成片的荷花，一路延伸到书爷家门口，再次第而上，往大山深处而去。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，果然别有风味。到了书爷家，我说明了来意。书爷说：“我们响应政府号召，大力种植荷花。很多游客来这里赏荷花、摘莲蓬、挖莲藕，还有国家的补助，一年纯收入可达到十万元。虽然我们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是小康还是可以的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了伯父的难处。从书爷家里出来，我的信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不过，我还是鼓足勇气又跑了几家，结果完全印证了书爷说的——钱送不出去。曾经的困难户现在搞养殖、办农家乐、做生意什么的，都富裕了起来。

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，问：“伯父，咋办？”

伯父抽了一口烟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咱村不吃低保了！我跟上级党委申请，把这些低保钱送到真正有困难的贫困地区去。”